

基于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周虹华 苏甘雅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统计学院

DOI:10.12238/ej.v4i2.664

[摘要] 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完成,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落下帷幕。但要完成全面脱贫任务,中国仍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本文依据我国的金融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关键词] 普惠金融; 减贫效应;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3 **文献标识码:** 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overty Reduction Based on Inclusive Finance

Honghua Zhou Ganya Su

School of Statistics,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2020 poverty alleviation campaign, China's task of eradicating absolute poverty has come to an end. However, China still faces certain challenges to complete the task of eradicating poverty in an all-round way. Based on China's financial 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Pratt & Whitney's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 panel model.

[Key words] Pratt & Whitney financ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empirical analysis

引言

普惠金融能有效解决金融排斥问题,更加注重落后地区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因此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地区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对实现全面脱贫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1.1 数据来源

为了探究贫困减缓效应,本文选取31省(市)、区2011-2018年的金融发展指标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

1.2 指标选取

(1) 贫困程度指标(pov)。采用贫困发生率衡量各省贫困程度,即城乡低保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2) 普惠金融指标(ind)。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各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3)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pgdp)。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来衡量各

省经济发展水平。

(4) 收入分配指标(ig)。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各省收入分配差距。

(5) 城镇化水平指标(urban)。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各省的城镇化水平。

(6) 产业结构指标(is)。采用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各省的产业结构水平。

(7) 教育水平指标(edu)。采用财政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各省的教育水平。

(8) 财政支农水平(fs)。采用财政支农支出与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财政支农水平,其中财政支农支出用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计算。

(9) 经济开放水平(open)。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重来衡量各省的经济开放水平。

对所选取的无量纲变量(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总量型变量(人均GDP)取对数处理,比率型变量采用原始数据,以保证数据的统一性和平稳性。

2 检验分析

2.1 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相关性检验,贫困指标变量(pov)与普惠金融指标变量(ind)、经济发展指标变量(pgdp)、城镇化指标变量(urban)、产业结构指标变量(is)、教育水平指标变量(edu)、经济开放水平指标变量(open)存在负相关关系;与收入分配指标变量(ig)、与财政支农水平指标变量(fs)存在正相关关系。

为防止模型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作辅助回归,即将各变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其余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方差扩大因子VIF_j均小于10,故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2 单位根检验

用Eviews软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

果, pov、ind、pgdp、ig、urban、edu、open变量在原阶为平稳数据, 非平稳变量is、fs在一阶差分后为平稳数据。

2.3 F检验

F检验通常用于确定模型是否存在个体效应, 即确定应该选择混合估计模型或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利用Eviews软件进行F检验, 结果如表2.1所示。

表2.1 F检验结果

SSEr	SSEf	N	K	T
0.157699	0.062812	31	8	8

其中SSEr代表混合估计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SSEf代表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N代表截面数, K代表解释变量数, T代表时间序列数。

$$F = \frac{(SSE_r - SSE_f) / (N - 1)}{SSE_f / (NT - N - K)}$$

$$\sim F(N-1, NT-N-K) \quad (2.1)$$

利用公式(2.1)计算出F值, 并与F分布表中的值进行比较, 若F值大于查表值, 即说明拒绝原假设,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反之, 则选择混合估计模型。

根据F检验中的数值代入公式, 计算出F值。F=10.5242大于查表值F0.01=1.38, 拒绝原假设, 故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2.4 Hausman检验

通过F检验确定模型存在个体效应, 我们还需考虑个体效应是否与解释变量相关。Hausman检验是检验模型个体效应或时间效应与解释变量之间是否相关, 从而来确定模型是选择固定效应形式还是随机效应形式。

利用Eviews软件进行Hausman检验, P值=0.0000<0.01, 说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Hausman检验原假设为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拒绝原假设, 故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3 模型构建

采取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Hausman检验中P值为0, 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如下:

$$pov_{it} = \alpha_0 + \beta_1 ind_{it} + \beta_2 pgdp_{it} + \beta_3 ig_{it} + \gamma X_{it} + \mu_i + \omega_t + \varepsilon_{it}$$

3.1其中, i表示截面个数, 即全国31个省(市)、区; t表示观测时间, 即2011-2018年; 被解释变量pov为贫困指标; ind为普惠金融指数; pgdp为人均GDP, 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ig为收入分配差距指标; X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城镇化水平(urban)、产业结构(is)、教育水平(edu)、财政支农水平(fs)、经济开放水平(open); μ 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 ω 表示不可观测的时间固定效应, ε 为误差项。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对全国31省(市)、区2011-2018年各指标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4.1所示。

表4.1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变量	系数
常数项	0.876624 (7.558284)	is	0.095929 (0.940706)
ind	-0.006694** (-2.366065)	edu	-0.147286* (-1.706078)
pgdp	-0.073483*** (-2.480492)	fs	-0.677105*** (-6.611193)
ig	0.044470*** (5.258392)	open	-0.28407* (-2.241661)
urban	-0.927205*** (-11.76582)		
拟合程度	0.964520	F值	149.5165

注: 括号中数值为t值; **、*、*分别表示变量在1%、5%、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4.1普惠金融指数与贫困发生率的相关性

普惠金融指数(ind)与贫困发生率负相关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 影响系数为-0.006694。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普惠金融指数上升1%, 贫困率下降0.006694%, 说明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贫困减缓。

4.2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贫困发生率的相关性

经济发展水平指数(pgdp)与贫困发生率(pov)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影响系数为-0.073483。在其他变量不变

的情况下, 经济水平指数上升1%, 贫困率下降0.073483%, 说明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贫困减缓。

4.3收入分配差距指数与贫困发生率的相关性

收入分配差距指数(ig)与贫困发生率(pov)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影响系数为0.044470。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收入分配指数上升1%, 贫困率下降0.044470%, 说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利于贫困减缓。

4.4其他控制变量与贫困发生率的相关性

(1)城镇化水平(urban)与贫困发生率(pov)显著为负, 影响系数为-0.927205。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不仅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 实现城乡间资源的合理分配, 同时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高收入水平, 改善生活质量, 促进贫困减缓。

(2)教育水平(edu)与贫困发生率(pov)显著为负, 影响系数为-0.147286。教育水平(edu)的提高, 有利于提高贫困群体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力, 使得贫困群体拥有更多的就业选择权, 可以从事高收入行业, 提高收入水平, 实现贫困减缓。

(3)财政支农水平(fs)与贫困发生率(pov)显著为负, 影响系数为-0.677105。财政支农水平(fs)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财政支农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 改善农村的就业环境, 帮助农民实现就近就业, 保障农民的收入来源, 达到贫困减缓的目的。

(4)经济开放水平(open)与贫困发生率(pov)显著为负, 影响系数为-0.28407。经济开放水平(open)的提高, 有利于推动贸易的自由化发展, 通过出口贸易提升国际竞争力, 提高地区的收入水平, 促进贫困减缓。

(5)产业结构指标(is)与贫困发生率(pov)正相关, 影响系数为0.095929,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于贫困减缓影响较小。

5 政策建议

5.1构建银行为主体, 金融机构积极

参与的多元化普惠金融体系

商业银行在各个地区拥有分布广泛、服务便捷的大小网点,可以直接为居民提供储蓄、信贷、保险等直接金融服务。各级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与银行合作,探索符合当地发展的扶贫政策,同时通过加大宣传、实施优惠政策等,鼓励银行机构面向贫困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促进贫困的减缓。

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服务网络,发挥证券、信托、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的优势,充分调动各类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弥补银行机构对贫困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不足问题,为贫困群体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实现贫困减缓。

5.2完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普惠金融的直接减贫作用

在偏远贫困地区仍存在着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征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这些因素制约着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阻碍贫困减缓。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完善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普惠金融的普及。同时推出多样化的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拓宽贫困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提高

贫困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同时还应该加强征信体系的建设。征信体系是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信息的重要来源,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前提。

5.3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发挥普惠金融的间接减贫作用

加大普惠金融对于特色农业的产业升级支持,构建具有优势的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实现“造血式”扶贫,实现低收入群体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要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实施针对性的普惠金融政策,实现信贷资金向贫困群体的精准投放,提高扶贫资金的有效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应优化收入分配,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使经济效益向贫困群体流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公平相互促进才能更好的发挥普惠金融的间接减贫作用。

5.4加强金融机构科技创新能力,发挥互联网金融优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机构进行创新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新开发出的金融服务平台,如网上银行、手机App、微信小程序等产品,不仅可以为贫困群体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服务,还可以降低金融机

构的服务成本。同时利用互联网拓宽贫困群体生产销售渠道,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贫困的减缓。

6 结语

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发展模式,在推动贫困减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全面脱贫任务,任重道远,我们还需不断借助普惠金融的力量,创新发展,共同解决贫困问题。

[参考文献]

[1]曹成.普惠金融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影响研究[D].湖北: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2]孙亚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D].甘肃: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3]赵丙奇.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研究——基于31个省市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21(06):99-107.

作者简介:

周虹华(1998--),女,壮族,广西南宁人,本科,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学生,研究方向:金融市场。

苏甘雅(1963--),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本科,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师,研究方向:金融市场。

更正声明

《经济学》2021年1期(国际标准刊号:2630-4759;中图刊号:270GL018)作者:斯朗卓嘎 贡秋扎西,文章题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西藏特色产业研究——以西藏芒康县藏东珍宝酒业有限公司为例》一文,因杂志社疏忽导致文章基金项目排漏,特作出以下更正。

[基金项目]2020年中央支持地方部区合建资金西藏大学研究生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西藏特色产业研究——以西藏芒康县藏东珍宝酒业有限公司为例”(2018-GSP-038)阶段性成果。

特此更正

由此给作者及广大读者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

《经济学》杂志社

2021年7月2日